

庫本

明·徐春甫 編集

古今醫統大全



上册

人民衛生出版社

俞長榮	徐國仟	崔仲平
	高光震	王耀廷
審定		主校

1205354

(京) 新登字 081 號

21037/15

古今醫統大全
上 冊

明·徐春甫 編集

崔仲平 王耀廷 主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

河北水清縣第一膠印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6開本 100印張 4 插頁 1476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 001—3 400

ISBN7-117-01486-5/R·1487 定價:72.00圓

[科技新書目 241—171]

參加本書點校者（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大鵬	王立紅	畢重厚	吳純清
金東明	尚貞一	范素華	宮曉燕
段成功	段育華	夏林軍	徐自華
張立俠	張孝	許永貴	崔心玉
崔勿嬌	崔仲平	郭秀梅	趙鳳琴
樊友平	劉暢	劉霞	

責任編輯 呼素華

出版者的話

在浩如烟海的古醫籍中，保存了中國醫藥學精湛的醫學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為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過去，我社影印、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以應急需。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製定的《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要求，今後，我社將經過中醫專家、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做到有計劃、有系統地陸續出版。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

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力求保持原書原貌，並注意吸收中醫文史研究的新發現、新考證；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可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然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內容是極其廣博的，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由於歷史條件所限，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或迷信色彩，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內容等，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正確對待，認真研究，從中吸取精華，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衛生出版社

《古今醫統大全》內容提要

本書又名《古今醫統》，明代著名醫學家徐春甫編集。徐氏幼年業儒，後攻醫學，明嘉靖間曾在江浙一帶行醫，由於醫術高超，名赫當時，被舉薦為北京太醫院醫官。是書始集於公元一五五六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大約花費了十年時間纔告完成。

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綜合性醫學巨著，全書一百卷，集錄了明代中葉以前的歷代醫書及經史子集中有關醫藥資料而成。內容包括：歷代聖賢名醫傳略、內經要旨、各家醫論、脉候、運氣、經穴、針灸、內外婦兒等各科病證診治、歷代醫案、驗方、簡易方、本草、救荒本草、制藥、房中、養生等，以及花木、天時、仁道、飲食、衣服、起居、器物、牧養等一些有趣的内容。本書的資料極為豐富，其中很多内容鮮為人知。書中既引錄古說，亦有徐氏的理論闡發，既「統集異同」，又「井然區別」，它對於中醫學理論的研究和臨床實際運用，均有較高的價值，故被人奉之為「此書之外無醫可也」。

此次刊行為點校本，是初刊後迄今四百餘年第一次整理校訂。其版本考究，校本全面，補正了原書中大量的脫訛衍倒，並對難字與詞進行了訓釋，書後編排了方劑索引，尤便於廣大讀者學習和運用。

前言

《古今醫統大全》，明·徐春甫編集，全書一百卷，徵引明代中葉以前醫書及經史子集約三百九十餘部，列叙歷世聖賢名醫姓氏、內經要旨、翼醫通考、內經脉候、運氣易覽、經穴發明、針灸直指、外科理例、婦科心鏡、蟲斯廣育、胎產須知、老老餘編、幼幼彙集、痘疹洩秘、奇病續抄、經驗秘方、本草集要、救荒本草、製法備錄、通用諸方、養生餘錄、傷寒以及各科雜症一百四十二候（門），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綜合性醫學巨著。

本書首次著錄於《明史·藝文志》：「徐春甫《古今醫統》一百卷。」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未收。清·丁丙《八千卷樓書目》載：「《古今醫統》一百卷，明·徐春甫撰，日本刊本。」日本丹波元胤《醫籍考》將《古今醫統》歸入方論，錄徐春甫自序，同時著錄其中可獨立成書的《內經要旨》《婦科心鏡》《蟲斯廣育》《幼幼彙集》《痘疹洩秘》五種。

徐春甫（一五二〇年？——一五九六年？），字汝元，號東臯，又號思鶴、思敏，新安（今安徽省祁門縣）人。《祁門縣志》記載，曾任太醫院官。《明史》無傳，故生平事蹟鮮為人知。據《蟲斯廣育》汪衢序云：徐春甫的父親徐鶴山曾做過襄府典膳，早亡，徐春甫是他的遺腹子。徐春甫幼年從太學生葉光山攻舉子業，由於多病而從著名醫家汪宦學醫。本書卷五十八作者自述「自壬子（一五五二年）以來，多游江湖間」，卷九十八云「予乙卯歲（一五五五年）寓南京大中橋」，卷四十九云「戊午（一五五八年）秋，甫在杭城過遇飯店一婦」。從這些一鱗半爪的記述中，可知徐春甫曾在江浙一帶行醫十餘年。這期間他一邊臨床，一邊着手編集《古今醫統》。徐氏《古今醫統》自序寫於嘉靖丙辰（一五五六年），《內經要旨》自序和《經穴發明·取穴尺寸圖說》均寫於嘉靖丁巳（一五五七年）。本書卷五十八云：「至辛酉（一五六一年）之後集此書，兼視病家外不少違。」卷九十六《救荒本草》序後附記云：「嘉靖甲子（一五六四年）孟春望日太醫院臣徐春甫拜手謹序」。大約徐氏在一五六四年或稍遲一點就基本完成了《古今醫統》的編集，從一五五六年算起，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從三十六歲

至四十五歲，正是學術成熟而又精力旺盛的中壯年，所以汪衢在《蠡斯廣育》序中說徐春甫「齡青質穎」，可能寫到《蠡斯廣育》（本書第八十四卷）時，徐氏恰好四十歲上下。

一五六四年孟春徐春甫已在太醫院任職。據本書卷三記載：「凡天下府州縣舉到醫士堪任醫官者，俱從禮部送本院考試，那麼，徐氏經舉薦考試而進太醫院的時間不應晚於一五六三年。本書沈一貫序云：「今爲太醫之官，太師成國朱公客之，公卿皆名其術」。沈序大約寫於一五六七年，即隆慶元年以後，因爲沈序後署銜有「纂修世宗實錄」字樣。世宗是嘉靖的廟號，死後由朝官議定，配享祖廟。一五六八年，徐春甫發起建立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醫學組織——一體堂宅仁醫會，顯然得到了公卿縉紳的支持，也證明他當時在醫學界享有較高聲望。

本書卷首列有時人所寫序文五篇，其中標明作序時間的只有王家屏一篇，作於一五七〇年（隆慶庚午）。湯世隆序裏談到「徐東臯潛心斯道者殆三十年」，估計也寫於一五七〇年。余孟麟序只能寫於一五七四年以後，因爲序後印有「甲戌（一五七四年）榜眼」的鈐章。在本書「助梓縉紳諸公氏號」中，有「太子少保都察院掌院事刑部尚書葛守禮」。按明史·葛守禮傳記載，葛守禮死於萬曆六年，「贈太子太保，諡端肅」。本書助梓縉紳中吳繼爵、陳王謨的太子太保銜都未被忽略，可以推知，本書刊刻時葛守禮尚未死，故無太子太保銜。綜上所述，本書初刻完成於萬曆二年（一五七五年）至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年）之間。

本書第九十六卷《救荒本草》完成於一五六四年孟春，剩下四卷不難在當年或次年完成。可以認爲《古今醫統》的主要內容在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就已寫完，但有許多材料是以後陸續補入的。例如「歷世聖賢名醫姓氏」中周文采、薛立齋、徐杏莊、王典等人名下，都有「嘉靖」「世宗」字樣，「采摭諸書」中《廣嗣要語》注有「明嘉靖初」字樣，這些都不容爭辯地證明《醫統》的最終完成當在隆慶年間。本書的刊刻始於何時已難確考，大致可以這樣推算：徐春甫一五六三年到北京太醫院任職，住在太師成國公朱希忠家，這時《古今醫統》已接近於完稿。據《明史·朱能傳》記載，朱希忠是明成祖手下名將朱能的後裔，他很受皇室器重，「代郊天者三十九，賞賚不可勝紀」。徐春甫要梓行《古今醫統》，朱希忠慷慨資助，是順理成章的事。本書趙志

臯序云：「梓之者，太師成國朱公」。大約一開始只有朱希忠助梓，先後捐俸解囊者達三十八人，幾乎都是在京的達官顯宦。本書某些卷冊單刻助梓人姓名，說明這一百卷巨著不是一開始就籌措齊付梓費用的，可能是一邊刊刻，一邊籌資，所以遷延十年才藏工。

徐春甫在太醫院任職時間至少在十年以上。徐氏晚年所著《古今醫學捷要六書》序云：「不佞業醫五十稔」，序末署「新都七十四叟朱紫里人臯書」。如果徐春甫是從太醫院致仕後衣錦還鄉，而自稱「朱紫里人」，那麼，他在太醫院工作甚至可能超過二十年。今安徽省祁門縣有一條朱紫巷，據當地人講，朱紫巷原來有牌樓，上書「朱紫巷」三字。這是否由徐春甫晚年歸隱故里自稱朱紫里人而得名，抑或原有朱紫巷，徐氏借地名爲號，尚待進一步考證。他的晚年在祁門縣城度過是可能的。

《古今醫統大全》扉頁署有「古吳陳長卿梓行」七字。這個陳長卿可能是一位書賈，他的書坊承擔了刊刻印刷《古今醫統大全》的任務。徐春甫任職於北京太醫院，朱希忠等三十八位助梓者大多是京官，而鐫刻這部一百卷的醫學巨著，却送到遠在江南的蘇州，這大約是由於當時江南雕版印刷技術較高，而徐氏又長期在江浙一帶行醫的緣故。我們看到的陳長卿梓行本刻工精良，字體圓活，刀法嫻熟，全書各卷楷書中夾雜大量俗字，基本上是一人手寫。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版框高一百九十四毫米，寬一百三十二毫米。上下小黑口，單魚尾，四周單邊，魚尾上面刻書名、門類，魚尾下面刻卷次頁數。至於梓行本書的古吳陳長卿，是否與《傷寒五法》作者同爲一人，尚待深入考證。一般地說，古代醫家兼營書坊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陳長卿《傷寒五法》與《古今醫統大全·傷寒門》迥不相侔。

《古今醫統大全》問世後不久就流傳到日本。由於中國輸入的版本不能滿足需要，在日本明曆三年（一六五七年）立野氏翻刻了《古今醫統》，并校改了若干訛誤，標上助讀片假名。立野氏在跋文中說：「世之所將來之唐本幾希，而志於醫者大率索之弗能輒得」。所謂「唐本」，是指「金陵唐氏藏板」，這幾個字刻在日本明曆三年本的扉頁上。日明曆本的版式、行數、字數與陳長卿本完全相同。就連異體字、訛誤字也大體相同。陳本比較

明顯的錯誤，日明曆本增改處均留下增字縮行的痕迹。可以肯定，金陵唐氏藏板就是陳長卿梓行本，而日明曆本是覆刻本。合理的解釋是陳長卿梓行本的原刻版流傳到了金陵唐氏之手，改換了扉頁後，又刷印了若干部，流傳到日本的就是這種經過改扉的陳長卿梓行本。

日本萬治三年（一六六〇年）用明曆三年版又刷印一次，將跋移到卷首，又將明曆本跋後原款識「明曆三禩龍集丁酉冬十月壬辰立野春節書於蓬生巷」二十二字，改為「萬治三禩龍集庚子臘壬寅」十一字。萬治三年本的序文與明曆三年本的跋文內容完全相同，而且字體也毫無二致，唯獨後面款識十一字與前面序文的字體顯然有別。毫無疑問，所謂「萬治三年本」不過是明曆三年本的改扉，大約也是書版所有權發生變化所致。

《古今醫統大全》扉頁「古吳陳長卿梓行」題款處，還蓋有「德聚堂藏板」篆刻方印。我們所見遼寧中醫學院圖書館存德聚堂藏板，缺三十三卷，殘存六十七卷，與原刻本的版式、字體、行數、字數完全一樣。很可能金陵唐氏藏板後來流傳到了德聚堂，又用原版略加剗改印刷了一次。

綜上所述，《古今醫統大全》的初刻本應稱為明萬曆初陳長卿梓行本。《中醫圖書聯合目錄》所謂「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一五五七年）古吳陳長卿梓行」本，是由於把徐春甫寫《內經要旨》序的時間當作刊行時間而造成的誤會，所謂「明隆慶四年庚午（一五七〇年）刻本」則是由於把王家屏為《古今醫統》作序時間當作出版時間而導致的疏漏。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裏還有「清嘉慶刊本」，據云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我們致函查詢，承該館惠覆云：「我館所藏《古今醫統》確非嘉慶刻本，乃明萬曆陳長卿刻本。」這表明《古今醫統》在清代國內未曾刊刻過。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中醫圖書目錄》還載有「明·支秉中校刊本」以及「明刊殘本六十六卷松江金楷校正本」。考支秉中和金楷是徐春甫同時代人，他們都參加了《古今醫統》的校勘。支秉中校正了一、三、十五、三十、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一計九卷，金楷校正了二十三、四十八、九十五計三卷。他們所校正的恰恰是萬曆初年刻本，支秉中校正的第二卷最先標明校正人姓名，故誤以為支秉中校正了全書。金楷校正了第二十三等卷，而上海所藏那部殘本正好缺前二十二卷，因而被誤認作金楷校正本。

這樣，《古今醫統大全》的版本系統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國內只有一種版本，即明萬曆初陳長卿梓行本，日本也只有一種版本，即明曆三年立野覆刻本。我們這次據以點校的底本與主校本就是這兩種版本。

《古今醫統大全》一書，在徐春甫自己寫的序文及其他場合均稱作「古今醫統」，而且他在《古今醫統》自序中還說：「若謂全書，曰非闕典，則猶俟於賢智者焉」。當時有不少人贊譽本書之全，甚至湯世隆序說：「雖謂此書之外無醫可也」，「若徐君亦可謂集醫家之大成矣」。大概徐春甫是希望享有此美譽的，但又覺得保持謙謙君子之風更爲得體，所以他直到晚年寫的《古今醫學捷要六書》序中，仍只稱《醫統》，不稱「大全」。但在最初刊刻時已被稱作「古今醫統大全」，每卷卷首題寫書名均有一「大全」二字。這也許是由於書賈考慮到購書人心理的緣故吧！如果尊重作者的意願，當稱爲「古今醫統」，但按我國圖書定名慣例，則必須以「古今醫統大全」爲正式書名。

醫學目錄著作對《古今醫統大全》的歸類，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一）綜合性醫書《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上海中醫學院《中醫圖書目錄》、《中醫大辭典·醫史文獻分冊》。（二）全書（李瀾《明代醫學的成就》、崔秀漢《中國醫史醫籍述要》）。（三）通論（賈維誠《二百種醫籍錄》）。（四）類書《醫古文》五版教材二百八十四頁）。（五）叢書《醫古文》四版教材五十四頁）。

《醫統》是按分門別類的方式編排而成的，每個門類都彙集了許多前人論述，很像是類書。但徐春甫對前人的各種說法，一以《內經》爲準繩，取其是而舍其非，就連他認爲基本上可取的理論，也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醫統》貌似類書而實非類書。《醫統》幾乎原封不動地鈔錄了周定王朱橚的《救荒本草》，本書《運氣易覽》《外科理例》襲用了汪機同名著作的部分內容，本書《內經要旨》基本上保存了滑壽《讀素問鈔》的分類和《內經》原文。這又頗像叢書。但上述內容只佔本書一小部分，而且也都有所取舍增刪。所以，《醫統》貌似叢書而實非叢書。徐春甫在《古今醫統》自序裏說：「以平素按《內經》治驗，諸子折衷，及搜求歷世聖賢主旨，合羣書而不遺，析諸方而不紊，舍非取是，類聚條分」。這清楚表明《醫統》不是類書和叢書，而是一部綜合性

醫書。

《古今醫統大全》之外，徐春甫還著有《醫學入門捷徑六書》，大約寫於一五六五年，與《醫統》同時。《醫統》卷八十三末婦女赤白帶下和崩漏秘驗方下兩度注云：「方見《捷徑六書·明集》」，可證明作者還沒有寫完《醫統》，就已經寫完了《捷徑六書》。考徐春甫七十四歲時所鐫《古今醫學捷要六書》分為陰、陽、風、雨、晦、明六集，其中明集有「秘驗帶下方」和「秘驗血崩丸」。作者自述秘驗血崩丸來歷云：「京師一女醫專用此藥著名，余以厚賂求而得之。有樂戶病危，余藥愈，酬以此方，與女方毫髮不差」。由此看來，《醫學入門捷徑六書》與《古今醫學捷要六書》很可能是同書異名，至少有許多內容是相同的。長春中醫學院圖書館所藏《古今醫學捷要六書》自卷一至卷六書名前都有「新鐫」二字，也透露出這兩部書之間的關係。

我國最大的醫學類書《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中引用了《醫統》大量材料，其中「歷世聖賢名醫姓氏」幾乎被全部采錄。可以說《醫統》在編纂體例和內容資料上都對《醫部全錄》有相當大的影響。

徐春甫與李時珍是同時代人，他們都在自己研究的領域裏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青年時代棄儒從醫，由民間醫生而被薦入太醫院，采錄當時各地人民羣衆的創造，系統地整理古代醫籍及經史子集中的醫藥資料，研究領域以醫藥爲中心而又兼及更廣博的內容，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徵引文獻未能嚴謹地進行辨析審覈，乃至間或有訛以傳訛，擅改古書之處，這也是他們的共同點。與李時珍不同，徐春甫和達官顯宦過從甚密，因此在太醫院供職時間較長，他對當時貴族縉紳常見的疾患有較多的研究，對養生、老年醫學也多有闡揚。他的《蠡斯廣育》包含了「房中」（類似優生學）的內容，他的《養生餘錄》收進了服餌導引等屬於「神仙」（帶有預防保健性質）的內容。「房中」和「神仙」本來是《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的兩個組成部份，由於清代《四庫全書》編者認爲它們「歧途頗雜」而「悉刪除」了。有清一代《古今醫統》未曾翻刻，可能與此有一定關係。本書卷九十八「通用諸方」有許多關於花木、天時、仁道、飲食、衣服、起居、器物、牧養的記載，從中可以窺見明代中葉農圃園藝及手工業技術之一斑。

我們從一九八三年開始《古今醫統大全》的整理點校。在訪求版本的過程中，承蒙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南京中醫學院圖書館、遼寧中醫學院圖書館、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大力支持；在考定版本的工作中，得到馬繼興先生、吉文輝先生、史常永先生熱心協助；在各卷的點校中，有賴長春中醫學院各學科教師及圖書館工作人員通力合作，尤其是胡永盛教授一直關心本書的整理，多所是正。在此，一併致謝。

一九八六年六月末在瀋陽召開了《古今醫統大全》研究整理課題評審會，史常永、張燦理、李克光、郭靄春、馬繼興、趙有臣、凌耀星、賈維誠等專家對本書點校訓詁工作提出了剴切意見。一九八八年徐國珏、俞長榮兩位學者對本書大部分文稿逐字逐句作了審閱，並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使我們避免了不少可能出現的紕漏。一九八八年八月下旬由吉林省中醫管理局主持召開了《古今醫統大全》審定稿會議，吉林省古醫籍整理評審小組成員高光震、任繼學、劉冠軍、程紹恩、夏洪生、莊樹範、王慶文，以及湖南中醫研究院孫光榮、遼寧中醫學院薛鳳奎、黑龍江中醫學院李國卿等專家對本書若干疑難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敲定了一些有份量的校語和訓釋。但由於本書內容浩瀚，豕亥紛拏，而我們又學識謬陋，經驗不足，深感綆短汲深，恐難盡釋歧疑，誠望海內外明賢惠予斤正。

一九八八年戊辰孟秋崔仲平、王耀廷

識於長春中醫學院

點校說明

一、本書以明朝萬曆初年陳長卿梓行本爲底本，以日本明曆三年立野覆刻本（簡稱日明曆本）爲主校本。所引諸書盡可能據原書進行他校，引據書目見附錄。

二、本書校勘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四校法，對原文中的衍、脫、誤、倒，分別予以刪、補、改、乙，並出校記於該頁之末。原文漫漶不清而又無法補入的，用缺文號（□）表示。

三、底本與校本皆誤，其形訛、音誤顯而易見者，據文義訂正，並出校記，難以確定者，出注闕疑。

四、爲保持本書原貌，書中引文雖與原著文字歧異，但文理順暢，不失原意，或雖違原意，但可能是作者有意改動者，均不作訂正。

五、原書錯字、俗字均依通行字體逕予改正。常用的通假字、異體字，除《內經》等古典著作的原文外，也盡量統一，以利閱讀。

六、本書對少量生僻字詞酌加簡明訓釋。

七、本書原有「綱目總錄」及各卷目錄，訛誤較多，爲方便查閱，均按正文標題重新校定，不出校記，另編總目置於卷端。

八、萬曆本序文全部保留，日明曆本跋文亦載錄於序文之後，以備互考。

九、書中插圖保持原貌，圖中文字有誤者逕以校正。原書個別表格層次不清，改爲文字敘述，並出注說明。

十、書後增附方劑索引，以便查閱。

十一、本書採用新式標點。原書有大圈、墨框等符號，比較紛雜，無法以新式標點表示，故逕予刪除。大圈改用句號或分行處理，帶有標目性質的墨框，改用方括號（〔 〕）出示。

十二、原書雙行小字均改爲單行小字。個別大字、小字錯互者，據義審辨，予以改正，不一注明。

古今醫統序

予嘗謂造化者，萬物之司命，君人者，三才之司命，典校者，文章之司命，將帥者，三軍之司命，而醫也者，又自天子以至庶人者之司命也。其所關係豈淺眇哉？故先儒有云：「不明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不明十二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而孫思邈亦曰：「不明陰陽者，不足謂之太醫。旨哉斯言，誠業是業者所當深切究心者也。予獨怪今時之醫，始無見理之明，終無應變之巧。務奇詭者，或遠慕而近遺；局方書者，或舉一而廢百。此虛實損益之間，不免毫釐千里之謬，而醫之禍，人不爲少矣。竄其然者，則考索未精，體玩未熟，與聞見之未廣耳。新安徐東臯氏，潛心斯道者，殆三十年，其活人不可以千萬計。嘗謂予曰：「醫之精髓奧竅，《內經》一書備之。嗣是人殊代異，門徑雖多，要不能出乎此。譬諸峙者皆山，而泰岳則其宗也；流者皆水，而滄溟則其元也。然自非綜博千古，參伍諸家，旁搜曲證，又烏知《內經》有兼總條貫之妙耶？此《醫統》之編所以不容已也。予取而讀之，見其條分縷析，隨論折衷，如網之在綱，如領之在裘，俾學子一舉而免顛倒紊亂之弊，題之曰《古今醫統》。是真能會百家之異同，接軒岐之正脉，雖謂此書之外無醫可也。昔仲尼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若徐君亦可謂集醫家之大成矣。所以登斯世斯民於春臺，壽域之中，厥功固不偉歟！雖然，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徐君以明醫重京師，齊驅襄（五）扁，奴僕劉張，無險夷難易，隨試而輒效者，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醫統》又其緒餘也。是在學者之自得焉耳。知言者以爲何如？」

欽差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太子太保靈璧侯古濠湯世隆撰

注（一）鈔（xiao）顯）同「鮮」，稀少。

（二）「揭日·明曆本作「天」。

（三）「竄其然」推究其所以這樣。竄，通彈，窮盡。《墨子·非樂上》：「竄其思慮之智」，《非命下》作「彈其思慮之知」。孫詒讓云：「竄彈聲近字通」。

（四）春臺，指健康快樂之境。《老子》「十章」：「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五）襄，未詳，疑爲「倉」，指倉公淳于意。

古今醫統序

《古今醫統》四十帙，釐爲百卷。祁徐君春甫所哀輯。上自太昊炎黃，迄於我明，本原醫經、藥品、禁方，諸名家論著，旁及經史、國典、諸雜家言，凡二百七十餘家，二百八十餘部。區別類從，鉅纖畢舉，斯已勤矣。徐君爲人，誠壹長者，操術慎而用志精。其爲醫先調護而後攻伐，不捷出以爲奇，不亟效以爲快。遨遊諸公卿間，雖綿疴沉痾，能終任之，迄以無害，庶幾哉孔子所謂有恒者乎！故其博考遠稽，折衷辨正，若斯之勤也。余讀諸史藝文志，醫家者流爲書無慮數百種，蓋其詳哉。然古經微義，逸者過半，而新義鑿說日益多，始學眩亂，莫適爲準。又古文玄奧，驟難句讀。於是竊取晚近，以偶幸一中，而軒岐諸書，往往束而不觀。即號稱名醫，間叩以運氣脉候及俞穴所居，輒愕眙口噤。夫醫非小道也，立生民之命，贊天地之功，其惟醫乎？古聖代作，辨百藥性味，自神農、原百病起瘡，自軒帝、制湯液匕劑，自伊尹、乃其傳，自《內經》。《內經》衍於秦越人，爲《八十一難》。漢興，倉公傳其學，史稱《脉書》，即《內經》。《藥論》者，本草也。下及南陽仲景益著。蓋徐君有言：譬之儒家，《內經》尚矣，斯醫之六經乎；《本草》其《爾雅》也；南陽、河間、東垣，其四子書也。惟是六七家言，是謂本業。儒不習本業，不可爲儒；醫不習本業，不可爲醫。今世祖《難經》、《脉訣》，與《內經》等；宗高平、義烏^(一)，與南陽諸家等。徐君不然，獨違衆而發其謬，謂今醫學壞於《難經》、《脉訣》。《難經》所引多非《素問》、《靈樞》本文，而意旨相矛盾。《脉訣》誤以大小腸屬兩寸，而下部藏脉乃越關而上。此皆後人所托名，甚非秦越人、王叔和之本書。然《脉訣》之謬，本叔和《脉經》啓之。夫脉誤則證治未有不誤者。故世宗高平，非也。彥修誦法南陽、河間、東垣，能讀三家書，而不知合變。蓋其用藥執泥，如士人用帖括耳。故世泥義烏亦非也。大都徐君，上下數千載，壹準於《內經》，以律諸名家。合經者宗之，悖經

注(一) 高平、義烏，地名。高平，即今山西省高平縣，爲王叔和的故鄉，代指王叔和；義烏，即今浙江省義烏縣，爲朱震亨的故鄉，代指朱震亨。

(二) 證，原作「謬」，據日、明曆本改。

者斥之。故其書首《內經要旨》，次羽翼《內經》者，次脉候，次運氣，次經穴，次針灸，然後及內外諸證治，婦女老弱、奇病秘方，爲說其具，而以本草集略及養生家言終焉。要在明《內經》之旨，正炎黃之統，使軒岐問答千古如存。其他解肌搗髓、揲荒爪幕、浣胃滌藏、神術也，存而不論，巫祝、馬鈴、褚書、高訣、趙要、彭編〔一〕，異說也，削而不錄。總統百家，以歸《內經》，此徐君《醫統》之所爲作也，蓋有恒者之效也。

賜進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太常寺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經局洗馬

經筵日講官知起居注同修國史會典副總裁郡人潁陽許國書

注〔一〕馬鈴、褚書、高訣、趙要、彭編 均指人名及書名。馬鈴，即馬宗素，程德齋的《傷寒鈴法》。褚書，精，日，明曆本同，當作褚，即褚澄的《褚氏遺書》。高訣，即高陽生的《十叔和脉訣》。趙要，即趙繼宗的《儒醫精要》。彭編，即彭用光的《體仁覺編》。